



孟子翼註

四

口 13

1600

4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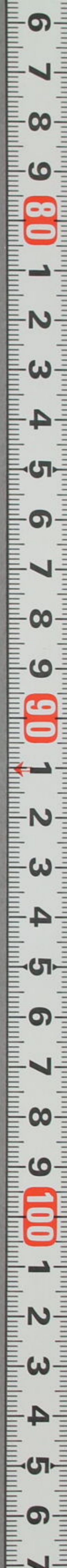
寄第一

經書

第 317 號

第 4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
160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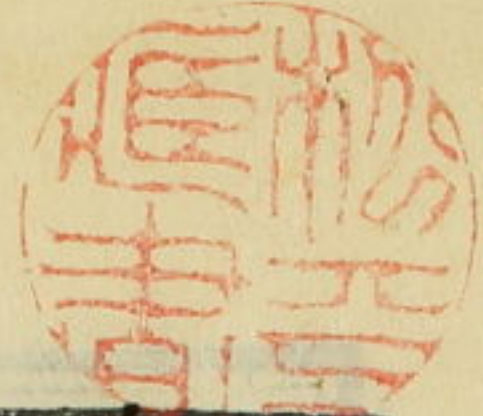
莊子翼卷之四

胾篋第十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三寶家藏

將為_{去聲}胾_{ヒキ}篋_{ハコ}探_{平聲}囊_{ツツ}發_{ツツ}匱_{ツツ}之盜_{ヒシ}而為_下守_リ備_ル則必攝_ス
緘_シ滕_ス固_ス扁_ス鐻_ス決_ス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_ヒ匱_{ツツ}揭_{ツツ}篋_{ハコ}擔_{ツツ}囊_{ツツ}而趨_ス唯恐_ス緘_シ滕_ス扁_ス鐻_ス之不固也然則
鄉_サ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一十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
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
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也攝結也收也局關也鐳紐也一云環古也十
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郭註

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
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
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
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
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也
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也

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口義

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
備大盜至則併擊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貨
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時太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胞取子胥靡摩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割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

故矣聖人不歿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十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勝裂也靡爛之江中也

向秀

聖人已成太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成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安其途則大盜息矣不火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亦宜乎

郭註

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秀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定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信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尋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故哉夫竭膏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

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天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不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拮擊聖人而我僕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云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斬梟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太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太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也故仁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資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饕利器明則為盜資

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物
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
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呂註

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
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
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蹈
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
盜積乎耶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
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
齒以泥相因魯酒耶鄆以泥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
治天下莫若接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聖夫
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壅之
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
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工而
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成太盜不起天
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成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
太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

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
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
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
勸凡此皆離真爲聖之過爾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
人以利器故太盜得以奪之也

聖乘

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
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
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管見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人
當作聖知無疑傳者誤耳

故絕聖棄知太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擲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太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燔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也擲與擲同投棄
燔火光消也

郭註夫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
刑而自息除矯詭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
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
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
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
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結蟻
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
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
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
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
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
妙匠之指可擲也夫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
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
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
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
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

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

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攬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錙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燭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殲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苟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買嗟哭浮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緊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
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
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墮四時之施悖軟夷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
之侯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嗁釋嗁釋之意嗁嗁已亂

天下矣

羸累也負也兔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鳥害爲羅兔害爲置罟亦作罟翻直也頡滑

郭註

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巳適故常甘其故
之至也羸羸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格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愈
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足于八
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
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
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正其分也善其所善
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
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知其知哉
嗁嗁以已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
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

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惡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意此皆當賢知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寧寧之意此皆當賢知人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詳道

傳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寧寧多言者也

循本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頏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頡頏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辨喘栗動

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

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有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弃知揜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拜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鷖至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
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省寬也瘁瘁病也毗并也助也
喬詰意不平也卓鷖行不平也

郭註省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
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
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
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
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
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
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而忘也恬愉自得乃可
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
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
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
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
天落也莫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
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
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遵之然後至
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
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
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害者放之而不縱如園之有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鸞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鸞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

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真處

循本

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

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也

副墨

因言樂與苦卽以喜怒作喻下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下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下堯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于是有喬詰卓鸞盜跖曾史之行接跡于天下喬者矯已而过于高詰者責人而过于密卓者特立而至于亢鸞者鉏擊而至于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爲失真亂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爲天下者猶勾馬日以賞罰爲事彼方趨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鑿樂聲上卷上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有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儷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
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去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作樂
商卷不申舒之狀愴囊猶捨機也炊或作
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當理無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
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入
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齊卷愴囊也
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
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揜默之謂也直名
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
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
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已矣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齋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倉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于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于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行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声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爲淵默雷聲其出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名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濕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循本

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圓五音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內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弊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儗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胠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具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天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太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鉅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嬰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嘒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也枹枕
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枹楊接接摺摺也仁義之
不為桎梏桎梏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噫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嬰引也劇傷也縣

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春春相踐籍也枹楊長
械銅頸及脛者接摺梁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
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噫
矢矢之鳴者朴云噓太呼也

郭註播蕩也上下因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
約則剛強者柔矣集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哀積
之所生若乃不剛不柔各全其性則何冰炭之有哉
俛仰再抗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
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
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

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嬰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之跡其迹愈粗之其妙自塗之東險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哀相疑至誣信相訕莫能資于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有鋤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于此若任其自然而居常則賢愚褒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兩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擢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其上而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于是主憂于社民困于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之而萬復讓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之甚也行揚以接相為管桎梏以繫桎梏為用聖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

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堯所尚則麟詐不作桎梏桎梏桎梏矣何繫桎梏接相之為哉噫失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桎梏之利用也絕聖棄知去其所以擢也

詳道夫人人心非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

質則陰陽之氣洽矣其僵也償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平殊者絕也戮者辱也

副墨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

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人將平生之廉隅影之琢之始幾于死此皆擢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心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

水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禦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焉者得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于己者喜之異于己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為知无見于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訛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于是乎殫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鉤錮繩墨推鑿皆刑戮之具仁義之方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尤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桀者桀楊之管桀圓鑿方所以製桀桀者有桀楊則必有桀桀則必用桀桀其事相須以徐士章云桀跖當矢如言異論亦憤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持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文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大矣廣成子
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
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夫
道者上見光而下為王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百
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緼乎遠我昏乎人其
盡然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也
見麗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洽天下則物皆自在而壯也千二百歲李淳風主物溥云千二百歲謂之大也
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緼混合也緼昏也无心之謂也

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
走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
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與起也失道者見光爲王
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
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
非知我者也此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
則其久无窮當我緝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
知其爲遠也人死於外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
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爲最造化之爲
人不知我何而一遇而不遇而人之聰明忤達可以與此者
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遇也則彼
以慈爲室者固不厭數言言之也

蘇子瞻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
情于欲已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大長
生不歿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
道之餘我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
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山之符先見

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後人猶穀之
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
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僞偽之種道何從生
間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竊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
僞故竊此冥此者所以致一也昏此默此者所以全
真也此下又登一以致之皆真實語無視無听抱神
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榮
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
生矣內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
原一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
物者也以竊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
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疑之吾事足矣天地
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在我
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物未嘗有歿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能我所能守
存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歿而我獨
存我言學道者能盡歿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

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歟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

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成則下爲土矣縉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縉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歟歟而我獨存

我三乎字有側然閱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倏然止贊然立曰更何人邪更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自

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拜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不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作
見蟲意同 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
曰意毒哉仙仙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
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体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泮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
渾沌徒本反渾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
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也扶搖

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氣也消然自失
貌贊然不動貌執掌汾油貌泮泮漠然氣也

郭註

夫內足者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巳

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謂往非爲民而民自往故
爲民所彼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
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
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
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仙乎坐
起之貌嫌不能澹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心而間作
自然則死爲而自化矣同乎泮泮與物无際也莫然
无魂坐忘任往也不知而復乃爲真復渾沌无知而
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再
矣有間有闕則失其自生也
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呂註

吾知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
所求不知所往是以无知而已歟掌拘係貌離

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
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則不安朕又何知自以為得
狂則无為已民之放則未能无為天則无為物則无
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
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
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
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其言之也
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見蟲者凡以不知
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猶無
疾而毒之仙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入其不有
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化隨
形體則不知有六骸生聰明則不知有耳目自論則理
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淳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
忘而同乎淳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然
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
不自知則渾沌有踵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无間无
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
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

之友生別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
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
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
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徇往徇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太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

心欲出羣為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為心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回乃大殊于衆而為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

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于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方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哉不能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不物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旁也人皆自異而已彼羣遊是乃徇徇徇來者也徇有斯徇可謂徇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徇與為心則雖同于一致哉是俗中之一物耳非徇有者也未徇獨有而欲羣羣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足問者為主應故為配無响寂以待物也无方隨物轉化也撓上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

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故无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太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太同矣天下之難无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性生也

呂註

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体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眾以寧无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眾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其利而不見其患世多以為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太物為患欲明吾所体者道也外無物是以謂之独有夫太人之教若形声之于影响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无响則寂然不動行乎无方則未始有封故能聖天下而往以復之堯上而不必靜是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能閱時之所不能拘也須論言也言則

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為得者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其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副墨

之聞見則我之不如眾技抑又多矣以穩安自己義悅聖知為同俗之見也聖人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堯上以游无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楚挑無極也出入无旁者欲往來无所依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无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為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太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在已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為治者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德有之人不能與于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
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
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

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
物之所以異而賤者不能因其性而凌之是以任賤
者責因其異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
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
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
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于條三故物也條三
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
道況不一哉拙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
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
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也則不廣也寧性
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技能不
自在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
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
者豈以是爲哉故自任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

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亡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帝而任萬物之自為也人道者以有為上累不勝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在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遜臣道發曰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管見總論

管子不得已而臨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迂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會史之是非下有折楊桮枹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實之憤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堯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奔見皆有有

於是國政不至于滄囊人心不至于蠹壤從容無為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雀瞿之間以發老聃之旨朋乎為治者罪在撓人心此折楊桮枹之所自來而樂躬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休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一發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勢，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註

天地均于不為而自化，万物一以自得為治。天下異心，无心者，主也。以德為原，无物不得者。

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无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无為也。上為位，下為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无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為應之。通于天地者，德言万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于万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万物自得其所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後者，万物之未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厚理都寧矣。

呂註 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于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化通于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万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三君有為，三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觀勢，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

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万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兼于又兼于德兼于道兼于天兼于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于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一而所得者无

心故也

管見 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无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无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无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无不治以道觀

而物合乎道則應无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于万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發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

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已無為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澹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安定哉通于一万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
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歟生同狀子夫
日連上文當為引證之語疑即老子上所謂引證曰者
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
孔子

郭註 存心則累其自自然故當割而去之不為此為而
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為乃真
德受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万物各止其
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離異則玄同彼我
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當言我無不同故
能往有斯萬德者人之網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于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
內自得心天則事無不容德澤沛沛任萬物之自往

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言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夫兼忘所謂懸解既忘
壽夭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
王天下為己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
顯則默而已一府同

呂註 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刻不足以跡之跡道而無
焉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
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
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者紀之在綱也德成則
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
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刻心在此者而己反求諸己
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刻之效沛乎為萬物
近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
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
不以王天下為己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
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
素王之道也萬物備于我則一府方生方以方以

生則同狀而已矣

詳道

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其志之謂完也。觀乎其心之大，則執太象之謂清乎？其為萬物逆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以不以迹，詔之以不以言，使入自得之上，以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嚮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安適不以身損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己顯，至乎萬物不得與之殊，外生不得與之交，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

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注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渾淪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入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其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雖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

容恩，无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惠本也。壽夭窮通，內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矣。

管見

郭氏從顯則明為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王不。下不以為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歟？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歟？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剗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太小長
短脩遠

郭註

聲由寂彰以喻体道者物感而後應也万物孰
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于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後
遊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弥廣心由物採之而出非先
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万物
從之斯蕩矣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

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听而不寄之于寂
則闇味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也
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確斯而都
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食其所極而已

呂註

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右不得無以鳴
以為有邪金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
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
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于事為哉本原者道事
其末也立之本原則賴乎其為而事自通心非物採
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
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
我亦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安生立德明
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
之則藏不虞以生之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
不可見所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
而能物其中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物有精是也至
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太小

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定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副墨

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微問要人逐思而自得之素逝即亦乎其為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沈著于有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于事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非二也原于天則為道即立之本原也得于已則為德即通神之知也有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乎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為而无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即逝曰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修且遠所

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_反詬_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

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思知不足以致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呂註

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用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礙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
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
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安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
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

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取李云危也絃

束也劉云自駭

郭註

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跛之屢傷于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

生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弥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乎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与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

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士，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恆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此

呂註

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于不得已者，以

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合于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片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

管見

道以人受天，謂尚有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

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象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舜使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舜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也。」

有富而使入分乏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鶡居而穀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
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地名封人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
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鶡居則無意求安穀食則
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安行
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
未為不聞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成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
無不
之也

呂註

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
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
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難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
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鶡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
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
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
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
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
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

何謂鶡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鶡無常居穀仰
鳥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
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
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舜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吾子舜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但乎耕而不顧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下于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但但低首而耕之狀

郭註

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之夫

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倏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主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奔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笑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識或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鏡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象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反咸中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乎太順

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

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
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
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矣
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
在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
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
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
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象鳴象鳴合與天地
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絳絳生忘而自合
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玄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曰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
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
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雷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係神而未嘗失各有
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
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
則係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
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
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象鳴象鳴
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象鳴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絳絳非斷合
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
於天同乎太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劉堅註

大初氣之始故有無大始形之始故無名一
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
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
分矣且者非又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
也其中之謂也綿綿若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倫
且然之謂也綿綿若有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

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侔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有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循本 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侔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象爭鳴者，皆合而為一矣。象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緝緝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皆深妙之德。太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口義

合者，合字不同。言此象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象鳴合緝緝，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太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天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萬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外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縣官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

郭註

一本作理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留係成愁思也便言便捷見捕性矣縣當言其高顯易見執留之狗徠徠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時新之化而巳其動止外生感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用也天物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

碧虛

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不可不然然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聲若懸宇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

爾形體驚休心神猶猶犬被繫後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愚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何無盡也其動止外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天忘已則不入哉矣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故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字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外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歟生亦歟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

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
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而已而
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
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閻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
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
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覩然驚曰

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
也季徹曰太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爾雅曰和也局局笑貌覩覩
驚懼貌搖蕩

猶鼓舞也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
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致矯誣之任此皆
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
敗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妄其本步也夫志各有
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
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

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
皆云我自然矣溟滓自貴之謂不貴多謝堯舜而推
之為兄也心居者不逐於
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呂註

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
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
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太聖之治天下播蕩人
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
觀以授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
知其所以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
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
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詳道

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技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
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沓之患不尚賢則天
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拙而拙之因其自蕩
而蕩之故其誠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
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技出公忠為事則是
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

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
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
該乎衆所以神人思衆至而執太象天下往也若夫
鼓蟬蛻之怨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近豈
非榮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餞
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嚮之為憂庚桑楚以社而
稷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

方思善

按溟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雲將篇
太同乎溟滓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
教則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滓然弟之哉文
奇而意亦闢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云低頭其心
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反若骨捐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陳失色項項一作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天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洪湯司馬本作佚蕩言其往來非速，作於吁司馬云誇，樺枯樺也，師謂老子瞞惑貌於于或，誕貌項項自失貌。

郭註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下人謂孔子也之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朱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皆今向古，修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氏徒知修古抱樸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人素，無爲復朴，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嘗識其迹耳。

呂註 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軌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

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
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間子貢之言始
忿然而後乃笑也以此篇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
知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
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
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為累也矣

循本

數如決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
質瞞然目無精來貌於于語助如俗嘲儒之乎
者也云獨弦哀歌以實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
下也界陳界遜自處於隊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
託也託於修渾沌之術渾沌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得乎已自忘乎
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為而還之於性
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空不及此固將驚之
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
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適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太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

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為悅其給之之

為安怡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

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

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

行其所為因而任之言行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猶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在其自為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其利其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間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效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

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所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道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副墨

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佚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行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無心為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

空曠無復形拘
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
也。禿而施施髮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司馬云：髮也。脩，

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

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

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

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舜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碧虛

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代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聖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黃荅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司馬云凡人也折揚皇華李

郭註

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

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卑踵甚鑿還如字讀之

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強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皆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金璧節器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不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太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實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為諂諛而隨和世俗

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所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亦張滿稽自謂也以樂爲喻命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乎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意竟痛切舊解因所適一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爲鍾爲世踵響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

上文所適哲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郭註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時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思善我無爲

而天下自化

副愚

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太愚之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既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悒。反。中。頤。四曰五味濁口。使舌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擗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繹繳。眈眈玩眈。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盤囊亦可以為得矣。

懷猶刻賊不通也。鵠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眈眈李。謂視貌。

交臂。萬縛也。

呂註

機擗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惡反。

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問道。所知不出於五者。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繹繳之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繹繳。自達者現之。在繹繳之中。眈眈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臺。盤囊亦可以為得矣。

評道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安境在前靈源日涸以至忘不貴之良貴被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貴也

口義 為枯木耳此與滅穀亡羊意同也聲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匹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慢衝逆人也出類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垂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鵲在籠亦可以為得矣

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便礙胸次故曰柴其內則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強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枘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矐矐目矐矐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東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櫛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以

墨也 詆揚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天地太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首凡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道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天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焉南華以大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

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于歲上仙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愚鍾于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于視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技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鵲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

人之恐子以已太惑者終身不靈殘僕為樽滑心傷
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者若
楊墨之苦穀難為煮也至此之鳩鴉
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莊子翼卷之四終

